

# 媽祖信仰與海洋文化

許在全\*

中國海岸線綿長，海域遼闊，資源豐富。早在五千年前，中華民族就有開發海洋光輝燦爛的歷史。秦漢以降，國際航道已經開通，中國開始走向世界，航海經商長足發展，積有豐富的航海知識和造船技術，素有海洋大國之稱。

福建是中國的一個海洋大省，本為古閩越族聚居之地。《山海經》記載“閩在海中”，“蒼山綠萬尋，漲海涵千谷”<sup>(1)</sup>，是一個海洋資源非常豐富的地方。自古以來這裡的人們習於海上謀生，“水行而山處，以船為車，以楫為馬，往若飄風，去則難從”<sup>(2)</sup>。在這樣的生活環境裡，離奇的神話，優美的傳說，充斥着一個色彩濃重的神的世界。魏晉以來，隨着中土人士大量南遷，經濟中心逐步南移。唐代的泉州已經發展成為“雲山百越路，市井十洲人”<sup>(3)</sup>的對外重要通商港口。宋元時期，海上絲路開通，泉州港一躍而為與埃及亞歷山大港相媲美的大港。隨着經濟的發展，人們對海洋拓殖事業越發重視。從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，中原南遷的漢民族逐漸成為閩之主體居民。由於他們掌握着比較先進的文化和科學技術，同本地固有的文化和熟練的航海技術碰撞融合，使其原有的農牧文化向海洋文化發展。從隋唐時期奠定基礎，到了宋元時期達於鼎盛，海上拓殖事業的成就愈來愈大，向海洋深度廣度進軍的呼聲越來越高。尤其是對外通商貿易迅猛發展，對航海事業要求越來越高，即“州南有海浩無窮，每歲造舟通異域。”<sup>(4)</sup>可是，由於受到其時社會生產力的制約，人力在許多方面一時難以超過自然力，特別是

波濤萬頃，濁浪滔天，人們難以戰勝時，人的心理素質面臨着嚴峻的挑戰，就企盼超自然力的扶助，希望海神能夠保佑他們平安，給他們戰勝海洋的勇氣和信心。媽祖的誕生，就是在人們迫切向海洋進發的時代應運而生的。媽祖的誕生，是歷史發展的產物；媽祖信仰的形成，是海洋文化的一種結晶。而媽祖信仰的發展與廣泛傳播，又大大地豐富了海洋文化的內涵與外延。媽祖成為海上女神之後，千百年來，如影隨形，一直與人們的生產、生活相伴相隨，並成為人們向大海進軍的一大精神支柱，從而產生了許許多多色彩斑斕的海洋文化產物。

媽祖信仰，是中國海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她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獨特的個性，因而與其它國家和地區的海洋文化有着質的不同。我們知道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海洋文化，打着傳播宗教的旗號向外進行擴張，宗教文化與國家利益是緊緊地聯在一起的，以“堅船利炮”開路，用暴力或強制的手段征服被掠奪和被奴役的人民。我們的海洋文化則不同，雖帶有一定的宗教色彩，也有國家的介入，但我們所採取的是和平友好、平等、互惠，以自願為原則不帶有強制性的手段，更不使用暴力。所以，其產生的客觀效果是：“有德於民，有功於國。”<sup>(5)</sup>因此媽祖自誕生以來，就一直受到人們的崇敬，又得到歷代封建統治者的褒封，從夫人、妃、天妃至於天后。這種民間信仰，人們祇是從中吸取精神力量，追求自我完善，不針對任何人，更不以暴力和手段加害人，也沒有國家作為後盾。因此，所到之

\* 許在全（1936-），福建晉江人，1960年畢業於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，長期在高等學校任中文系和歷史系領導，1986年起任泉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、福建省文聯委員、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、泉州市文聯主席、福建省社科聯理事、泉州市社科副主席、福建省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理事、泉州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、泉州歷史研究會會長等職，著有《溫陵折柳錄》、《刺桐探驪錄》、《清源擷芳錄》，參與主編《李贄研究》、《洪承疇研究》、《鄭成功研究》、《施琅研究》、《媽祖研究》等，〈論泉州文化〉一文榮獲全國當代社會科學論文一等獎。本文為作者應邀參加2001年10月澳門媽祖文化旅遊節舉行的“媽祖文化研討會”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主辦）所提供的論文稿。

處都與人親善地往來，呈現出一派和平友好的氣氛。正如宋人吳自牧在《夢粱集》中所寫的：“其妃之靈著，多於海洋中，保護船舶，其功甚大。”<sup>(6)</sup>到了元代，雖然元朝統治者源於遊牧民族，但是由於他們看到媽祖保護海商對國家貢獻甚大，因而對媽祖信仰十分重視，就大力褒封媽祖，把她晉封為天妃。“由是海邦之人，莫不知尊天妃，而天妃之神在百神之上。”<sup>(7)</sup>明清時代，封建統治者都不注重航海貿易，甚至封關禁海。明朝封建統治者嚴令“片板不得下海”。清代封建統治者更將航海貿易於海外而“甘心長往之輩”視為“在天朝本應正法”<sup>(8)</sup>的化外之民。儘管如此，民間的經濟往來互補互利仍然絡繹不絕，相逢於道。隨着鄭和七下西洋及後來中國人不斷向海外播遷，華人在海外便愈聚愈多，媽祖廟在東南亞越建越多，媽祖信仰的影響越來越大，正如新加坡〈天福宮宗祀碑〉寫道“航海而來，經商茲土，惟賴聖母慈航。”誠敬之心，溢於言表，對媽祖信仰更加虔誠。可見，文化是沒有國界的，封建統治者是不可能用行政命令禁止得了的。尤其是海洋文化，祇要有海水的地方，文化就可以流播到那裡。

從泉州港看，媽祖信仰與海洋文化的密切關係就可以看得更加明顯。可是，近年來的媽祖研究，似乎有所忽視這個歷史事實。宋代，泉州已經同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有經濟文化的往來，到了元代，發展到近百個國家和地區，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祥地。時人描述泉州，或謂其“田賦登足，舶貨充羨，稱為富州”<sup>(9)</sup>，或謂其“水陸據八閩之會，梯航通九譯之重”<sup>(10)</sup>，或謂其“今閩粵莫盛泉州”<sup>(11)</sup>，及至“蒼官影裡三州路，漲海聲中萬國商”<sup>(12)</sup>。元代則更為興盛，馬可·波羅稱元初之泉州為“世界最大的良港之一，商人商貨聚積之多，幾難信有其事”。伊本·白圖泰稱元末之泉州“是世界大港之一，甚至是最大的港口”。泉州的海洋文化積澱越來越豐厚，向外的輻射功能也很大。很難想象，一個身處偏僻海隅未曾婚嫁的女子，當時又沒有什麼傳播條件，如果不是借着泉州的人文優勢、世界大港的優越地位、中外經濟文化交流頻繁、海商實力的雄厚，媽祖信仰能夠傳播得那麼廣，那麼遠嗎？事實證明：海商在他們經商的地區，依照泉郡天后宮的

規制，在世界各地建造媽祖宮廟，每座廟內設有戲臺，每年媽祖春秋二祭之際，大擺宴席，演戲酬神，熱鬧非凡，影響極大，起了很大的傳播作用。由於泉州在國內佔有重要的地位，歷代的封建統治者不能不重視這個地方，由於媽祖在社會上的重大影響，也不得不承認媽祖的功德，因此不斷地進行褒封。經過內外頌揚，相互激勵，所以才有可能把一個一般的漁村姑娘奉為神祇，從地方神祇晉封為天妃，直至晉封為天后，達到了至高無上無以復加的境界。從媽祖的信仰與泉州港的關係來看，從媽祖信仰與海洋文化的關係來看，可以說明：“媽祖的誕生地並非就是必然的媽祖信仰的主要傳播地”<sup>(13)</sup>，泉州文化和泉州天后宮對媽祖信仰的傳播，其功是不可沒的。

媽祖信仰，現在已經昇華為一種精神，在人的心理、思想、感情、觀念、行為和生活實踐都起著一種積極的淨化心靈的作用，使人臨危不懼，處險不驚，開拓進取，勇往直前。同時，媽祖信仰也產生一股強大的凝聚力，形成一個強大的群體，對於社會的穩定，和平的發展也起了重大的作用。在新世紀和平發展的時代，雖然科學發展日新月異，但是，勇於開拓的精神，堅定必勝的信心，堅韌不拔的毅力，頑強拚搏的鬥志，濟困扶危的美德，棄惡揚善的愛憎，助人為樂的愛心等等，仍然是我們今天應該提倡的。所以，媽祖的精神，在新世紀新時代仍然有其重要的作用和意義。

#### 【註】

- (1) 《閩書》〈方域志〉。
- (2) 袁康：《越絕書》卷八。
- (3) 包何：〈送泉州李君之任〉，全唐詩卷二〇八。
- (4) 《輿地紀勝》卷一百三十四〈泉州·詩〉引《清源集》。
- (5) 廖鵬飛：〈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〉。
- (6) 吳自牧：《夢粱集》卷十四〈順濟聖妃廟〉。
- (7) 劉基：〈臺州路重建天妃廟碑〉，引自蔣維鈞的《媽祖文獻資料》。
- (8) 〈乾隆朝外洋通商條〉，見故宮博物院刊《史料旬刊》。
- (9) 《宋史 職官志》二“提舉市舶司”。
- (10) 《西山集》卷十五〈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〉。
- (11) 《輿地紀勝》卷一百三十四〈泉州·四六·引〈謙樓上梁文〉〉。
- (12) 《輿地紀勝》卷一百三十四引陳謙〈賀韓尚書〉。
- (13) 李少國：〈論宋元明時期媽祖信仰的傳播〉，引自《媽祖研究》一書。